

九十舒心

朱曾汶

我出生于浙江海盐一个大家族,我有22个长辈,72个平辈。22个长辈中,能活到90岁的,一个也没有,80岁也很少,72个平辈中,将来不知道(但愿他们个个都比我活得长),眼下也为数不多。而从小孱弱多病的我,自以为活不长久,却稀里糊涂活到了90岁,而且后劲似乎还很足,套句秦绿枝的用语,“还有得活哩。”

我不知道90岁人的心态是怎样的或应该是怎样的,反正我自从懂得“心态”这两个字的含义以来,从十多岁到90岁,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心态:乐观豁达,随遇而安,努力工作,尽情玩乐,兴高采烈地活下去,同时也不排斥随时随地离开这个世界。经历了1966年那次九死一生的劫难,我对生死之事看得十分平淡,多位文坛精英匆匆离去,更使我感到生命短促无常非人力所能挽回。我非常欣赏诗人赵丽宏赠我的诗中的一句:“你的五彩长河中,90年其实也只是一瞬。”正因为是一瞬,所以要特别充分地利用每一天,特别精彩地过好每一天。我从来不愿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保健养生上,经常以不睡午觉为例向睡午觉的朋友夸言我一年至少比他们多出15天,殊不知睡午觉这个良好习惯可能使睡午觉朋友的生命延长好几年!

秦绿枝在《九十岁》一文中夸我有福气,因为我有几个贤内助,这个家一大半靠她支撑着。此话只说对一半,因为我还有个孝顺女儿,还有个孝顺外孙,他们事事都替我们着想,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现代家庭中,光靠老的互相支撑不行,还得有小的扶持,老小步调一致,才是最美满幸福的家庭。我感谢上苍赐给我这样一个美满家庭。当然这与我自已达观开明、积极向上,也是密不可分。老人要有老人的风采,老人的典范,否则小的没了准绳,很可能会迷失方向。

90岁生日次日,干女儿唐清慧请我们全家到莫干山新开辟的裸心度假村去,说是我超年龄负荷,应该在那里好好休养两天。到目的地后,同行的台大洪明洲教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,这里到处都突出一个“裸”字,看样子要脱光衣服玩哩。我不相信“裸玩”之风真已吹进这个闭塞的小山谷,但心中也不免有点疑虑。后来坐电瓶车在山间兜风,开车的小伙子说,裸心其实就是静心,要丢开一切烦心事儿,全心全意投入大自然的怀抱。在裸心谷的两天,我确实是这样做的,最大的收获是畅快地呼吸未被PM2.5污染的空气,观赏成双作对的白头翁在松木间嬉戏,你再大声说话也不怕被人听见,因为周围人迹全无。

90岁生日,我还有一件特别舒心的事儿,就是上海某报以巨大篇幅刊登了我关于好莱坞电影在老上海的谈话。长久以来,曾经从事美国电影的我,一直不大愿意接触这个话题,1979年秦绿枝复出主编《艺术世界》邀我写稿,我也婉言拒绝。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去年10月31日,那天的《人民日报》要闻版刊登了李岚清的一篇文章《介绍一首六十多年前的校园流行歌曲——月光和影子》,内容说江泽民托他查找这首歌的原始曲谱,李为此专门请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央歌剧院几位教授,还有另外几位歌唱家共同研究,从多种版本中整理恢复了江泽民吟唱的那个版本,并将其印在报上,供大家分享、欣赏。这个报道使我惊喜,《月光和影子》(Moonlight and Shadows)不就是美国老电影《丛林公主》的插曲吗?唱这支歌的不就是好莱坞女明星桃乐赛·拉摩吗?当时上海滩爱看美国电影的哪个不会哼上几句?咱们的国家领导人退休后还乐于此道,并愿把他的所爱全国人民分享,这种胸襟,这种执着,使我肃然起敬,同时也深感我对当年从事的工作讳莫如深完全没有必要。恰逢上海那张报纸要对我进行采访,我便欣然接受,毫不隐讳地说了我要说的一切,并把那次专访作为对自己90岁生日的一大贺礼。事实证明,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电影和电影插曲并不是毒蛇洪水,靡靡之音,相反,它们给了人们很大的艺术享受,至今不是仍有很多人在怀念它们,谈论它们,吟唱它们吗?

时近春节,中山中路庙前街一带,人如潮涌,车辆蜗行,人行道上拥挤着各式小摊。商店门口,大红灯笼和大红的中国结微微颤动,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搅动起越来越浓的年味。街角摆着一个书摊,显得有些冷清。我一看全是些旧书,那摊主的年龄和我相仿。我慢慢蹲下身看了摊主一眼:等米下锅?不,以书会友!你选择的日子不合适。旧桃换新符,和书们作一个了断。摊主的话有点前后矛盾。管他!我信手翻阅起那些书来。一个老作家写的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。我看了一下前言,正翻动全书,书中飘落一张泛黄的五寸黑白照片。照片!我望了摊主一眼。书中还有一张。他说。

人与人的相遇与相处,和大自然中的一些现象又是何等相似。每一支划桨或每一只昆虫的动作,都能发出一道闪光,而每一声桨响,又能引出何等甜蜜的回音。——正如毕生崇尚大自然的散文家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观察所得:一条鱼跳跃起来,一只虫子掉落到湖上,都会用一个美丽的圆涡或美丽的线条表达出来,仿佛那是泉源中经常的喷涌,生命中轻柔的搏动。记得这样一个温暖的励志故事: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一位名叫克雷斯的年轻人,因为汽车抛锚,被困在郊外的风雪中。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候,一位先生刚好骑马经过这里。见此情景,这位先生二话没说,就用自己的马帮助克雷斯特把汽车安全地拉到了小镇上。事后,克雷斯特拿出不菲的酬金要表示感谢,可是,这位先生对他说道:“谢谢你,年轻人,

吴亮喜欢来我家里喝茶,每次来,他放下双肩包,就坐在茶桌前:“阿姐开始上班。”殷慧芬就很开心地烧水烫壶温杯沏茶。

认识吴亮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。那时张文中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写专栏《破壁者列传》,写过吴亮,也写过殷慧芬。我喜欢吴亮文章,睿智、思辨,又不至于尖锐。在书店,凡见吴亮新著,必购。

与吴亮交往频繁,是近几年。有次他来嘉定,说他在写七十年代。我一听就兴趣浓烈。我与吴亮同辈,都经历过七十年代。吴亮是位思想者,他怎么看那些岁月?我很想知道。吴亮回家后把已写的篇章通过“伊妹儿”发给我。我一口气读完《没有地址的信》《为了夭折的美好理想》等篇章,连呼痛快。后来他结集《我的罗陀斯》出版,我又较早得到签名本,成为我案头少数几本可以反复阅读的当代作家的文本。

今年春节后,吴亮先后四次来我这里。四月,他偶染小恙,低热,来电话说想在嘉定住两天,养心养身,安静地写些东西。我说欢迎呵,安排他在我家附近的酒店入住,“写东西觉得吃力了,走几步就可到我家来喝茶。”他很满意,几乎每天来,或午后,或夜晚,说在我这里喝茶心情最放松。我平生喜茶,家里储有各类好茶,又恰逢刚从福鼎鼎山岛访茶回

来,便以刚采制的白牡丹和陈年老寿眉款待。听我介绍白茶如何被称“一年茶、三年药、七年宝”,如何“功同犀角”“价同金爵”,如何深受英国皇室和贵族钟爱,吴亮极感兴趣,让我写下来,“省得我忘记脱,人家问起来我讲不清。”说来也怪,几杯茶下肚,尤其一壶陈年老寿眉,吴亮竟浑身冒汗,连呼舒服。两天后临走时说身体好了,低热退了。回市区后吴亮仍齿颊留香念念不忘,说5月中旬南京画家汤国在上海有画展,想与汤国再来嘉定喝茶。我知道汤国,善画,对古建筑古家具颇有研究,获得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”的北京智珠寺古建筑群即由他主持修缮。我有同喜,当然欢迎大驾光临。其时,有福建朋友给我寄来武夷山牛栏坑和马头岩的肉桂,我说喝“牛肉”、“马肉”。吴亮一开始不解,牛肉马肉怎么能喝?我说武夷岩茶有水仙、肉桂,水仙中有大红袍、铁罗汉等四大名枞,“牛肉”、“马肉”是牛栏坑、马头岩极品肉桂的简称。他大笑,又要我用笔写。我说:茶的学问你就别研究了,留给老哥做,有好茶你只管喝就是。他笑,不再坚持,对“牛肉”、“马肉”极为赞赏。最近一次来,是与孙甘露等在嘉定图书馆开讲座。讲座在下午,他却一早赶来我家喝茶,

怎么,你搞搭卖?不,卖一送二,再说卖照片也是有的。记得吗,你我小时候常能看到岳庙口一个矮小而近乎秃顶、右脚残疾的人摆地摊?当然记得,那人姓惠,据说是董其昌的后裔,他的弟弟还教过我女儿日文呢,至于为什么不姓董姓惠,这就搞明白了。我至今也抹不去他当年那吆喝声:要吗,要吗,赵丹、白杨、孙道临、于洋、王丹凤统统两份一张!你这不是残忍了吗,怎么能把你心中的这位,给一个不相识的读者呢?摊主语塞了,他说起了照片上的人。可是叙述中掐头去尾,有太多的省略,故事也就在云里雾里。不过我还是能听出来:她向他借

怎么,你搞搭卖?不,卖一送二,再说卖照片也是有的。记得吗,你我小时候常能看到岳庙口一个矮小而近乎秃顶、右脚残疾的人摆地摊?当然记得,那人姓惠,据说是董其昌的后裔,他的弟弟还教过我女儿日文呢,至于为什么不姓董姓惠,这就搞明白了。我至今也抹不去他当年那吆喝声:要吗,要吗,赵丹、白杨、孙道临、于洋、王丹凤统统两份一张!你这不是残忍了吗,怎么能把你心中的这位,给一个不相识的读者呢?摊主语塞了,他说起了照片上的人。可是叙述中掐头去尾,有太多的省略,故事也就在云里雾里。不过我还是能听出来:她向他借

了克雷斯特曾经说过无数次的一句话:“这不需要任何回报,不过我要请你给我一个承诺……”顿时,克雷斯的眼睛湿润了,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。他知道,他用自己的言行串起的这根“爱的链条”,已经在无数人的言行里传递过,现在又经过这位少年还给了他自己。他说:“这件小事使我确信,原来,我们一生中做过的那些好事,其实也全都是为自己而做的。”社会中的文明风尚与懿德嘉行的传递、周转和形成,原本就是这么简单和自然:你怎么对待了别人,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;或者说,要期望别人怎么对待你,你就应该先去如何对待别人。这其中,一定会有某种因果联系。“谢谢你,年轻人,这不需要任何回报。不过我要请你给我一个承诺……”你记住了吗?



大熊猫栖息地 (中国画) 韩敏

特地穿一件新衣衫,谁知一壶“牛肉”下肚,汗流浹背,他怕有损下午电视录像时的形象,赶紧从双肩包里找出旧衫换上。新衣留在开讲座时再穿。吴亮每次来,都给我带来尚未发表的新作,让我先读为快,如《西绪弗斯,还是普罗米修斯?》、《隐藏的文学肖像》等,批判入木三分,犀利尖锐。我读后在钦佩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的同时,很过瘾,深觉如品一壶浓酽的好茶,酣畅淋漓又令人回味无穷。出自吴亮那颗前庭饱满硕大脑袋的文字,像产自高山的好茶,没有污染。

我知道罗庄(孟康)的大名是在成为周子美教授学生的两个多月之后。1983年11月,我每星期到周府上课,师大一村的一个很普通的教工宿舍二楼,周先生在家中给我授课。门铃一按,声如警钟。此为先生耳背而特置。所谓授课,一落座,就听他用南浔方言的官话,给我天南地北地聊一大通近代文人轶事逸史,从当年刘承干聘周先生到嘉业堂担任编目主任、每月薪水五十大洋开始谈起,一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留洋博士回国,发生的种种笑话。上课之余,我看到梳妆台上有一张肖像照,一个民国女子的形象,气质相当高雅,只眼睛中有一种忧郁。跟周先生熟了,我也就开始问东问西,周先生,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啊?周先生用南浔官话说,是我的太太,我的第二个爱人。生怕我不知道,再补充了一句,罗振常的大女儿罗庄。周子美先生素所敬仰罗氏家学,于是听先生细细谈这段往事,孟康之名不绝于耳。先生的这段婚事是心中的最爱。先生说到兴起,取出一本蓝绸面的集子《初日楼稿》,这是1957年先生自筹资金印刷的罗庄诗集家刻本,后又有遗编一部,是周先生在孟康病重之时(1941年),为之搜罗遗文轶诗刊刻成编。先生对爱妻一往情深,希冀以刊刻书籍,以慰病体,最后却回天乏术,孟康于当年去世。观遗稿中搜罗的多篇散文纪实尤为为重要,如孟康率家人南浔避兵燹的实录,可见当年日军和维持会在浙江一带活动的真实情况。先生去世后,我利用业余时间点校罗庄师母《初日楼稿》原刻复印本。标点之后,师兄德明比堪校注,用力甚勤,遂成完本。周氏哲嗣周世光教授贡献良多,多次商讨规划,并将罗氏印谱、周先生珍藏之纪念爱妻的手卷《章纹帘影图》及章炳麟等名宿题跋多种收录其中。辞书出版社对此书重视有加,以优质宣纸、上等品相,用中国文明中最具特色的线装本精印,分为上下两册,包括校点前言、《初日楼稿》完善本,以及附录、小传等;下册为传统版本中的经折装,为《章纹帘影图》及题字、当时名家之题字,如章太炎等人,色彩还原和仿制效果,皆达到乱真效果,极具有收藏价值。

阅了这本小说,归还的时候在书里多了这两张照片。我说,我不问你们的故事结局如何,但照片上是她的青春,如果她没保留好底片,你又不把照片送还给她,不断送了她青春形象?好久,他才点了头,但又皱皱眉头说,我没法送了,真的没法了!也许是岁月变迁,也许是隐情。新春伊始的街头,我又看到了他的书摊。也看到了摆在显著位置的,已是着了色的,那两张放大的照片,照片下方有一张硬纸板,那上面写着:招领青春。

在暴风雨中过生日,别有趣,朋友真情更让人感动。

招领青春

汤炳生

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。一张是满脸纯情的微笑,她头上戴着帽子,帽子正中是毛主席的头像,脑后露出两条短小的辫子,看得出还是个稚气未脱的中学生;另一张则是剪了个短发,戴了圆形黑框眼镜,秀气而严肃,模样像个教师。

漂亮归你了。他说。

不过我还是能听出来:她向他借